續高僧傳卷第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一十六

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傳一
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鸞傳三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傳四
梁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 曇永 玄高
魏恒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釋僧旻傳八
梁楊都湘宮寺釋曇准傳九 智深
梁楊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梁楊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十一 慧生 僧遷 慧濟
梁楊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二 曇雋
梁楊都建初寺釋明徹傳十三
梁餘杭西寺釋法開傳十四
梁楊都凡官寺釋道宗傳十五 法敞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六 僧達 慧璇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淵傳十七
法文 法度 法護 本闕

梁楊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遂 道標 本闕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本闕

法文 法度 法護 本闕

梁楊都治城寺釋僧詢傳七 八道遂 道標 本闕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本闕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欲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番縣建安寺沙門惠通通素无業術立行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勤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為辭嘗窮坐有胡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為五眾之傑則為八州刺史兼叙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及以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祠人廣坐紛綸飛伏雍容模楷故早為皂帛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眾師多所參涉倫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齊歷告終梁

祚伊始超現疾新林情存拯溺信次

𤉡兼習朱許又工占相齊歷告終梁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丈　左
祚伊始超現疾新林情存拯溺信次
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勅乃授僧正
戒德内修威儀外潔凡在緇侶咸稟
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
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
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
化導故諸貿鄮起懸辯若流文經聚
徒都治論菩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
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既而
言曰當來集同緣共來貪愛不言姓
字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儵然滿坐容
貌瓌異莫有識者覓席便散其感通
微異為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至果
幽尋而翼從之聲聞于數里山人惟
視唯見超身羸獵之徒莫不自息
天監年中帝請為家僧礼問殊積初
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
猶漏皇明御寓掇採群經圓壇更造
文義斯擁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
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礼如法勤修
上復齋居宣室夢其勤行戒品面申
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礼好靜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四丈　左
為學從之遊處未覯慍喜之儀加以
形過八尺腰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

為學從之遊處未覩愠喜之儀加以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四丈左
形過八尺腰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
譽顯帝　又請於惠輪殿講淨名經上
臨聽覽末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澗因
搆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
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搆青山以栖
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狩
交横入出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部
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
以淩谷年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閑
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
神於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厥
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為
立碑湘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為製
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
祖世蟬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
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為帝王師
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
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
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日光香充滿
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為靈粲故風鑒
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
惟聚沙為佛塔疊石為高座七歲便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五丈左
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

貞簡神志勞書楚虛之歲有異童
惟聚沙為佛塔疊石為高座七歲便
續高僧傳 卷第六　第五丈 左
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
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竟採常以
為遏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里以
蠶桑為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繒纊
季父憙畋獵化終不改常嘆曰飛走
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
乃絕膻腥對父遂避於他里從行勤
獵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
日煞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促來就
死驚覺汗流誥旦便毀諸獵具深改
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麞鹿數十
頭騰倚隨般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
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宿
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
教彼乃舉手東指去剡中佛事甚盛
因乃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
于剡徧礼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
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
居士宗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
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
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揔持為
特進顏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
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
續高僧傳 卷第六　第六丈 右
紀及靜之亡盡心喪之礼服闋之

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

紀及靜之去亡盡心喪之礼服闋之
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
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
德雅相嘆屬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
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
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敬衆咸懷不
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為釋門領袖
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為貴勝所
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為剡
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礼於鍾雷次宗
舊館造草堂寺亦号山茨屈知寺任
此寺結宇山樹蹊壞幽岫雖邑居非
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
焉之託顒嘆曰山茨約主清虛滿世
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
儉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
弘法教淵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
開法花大品淵遇疾晝寢見胡僧云
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
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
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
也每見輒趨為礼或問此乃君族下
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

天下豈老夫敬致而已時人未喻此

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

天下豈老夫敬致而已時人未喻此
言惟王文憲深以為然且約孝通靈
感恩歸謚及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
鵜慕嬰號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
慈道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傅沈約隆
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
自娛檀誦為樂異香入室猛狩馴階
常入金華山採桔或停赤松澗遊止
時逢宿火作爲神光程異不思故略
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
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妖猶
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
曾未浹旬而神魅頓息後晝卧二青
衣女子從澗水出礼悔云夙障深重
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求授戒自介
災怯永絶及沈侯罷郡相攜出都還
住本寺恭事勤肅礼敬弥隆文童往
復相継晷漏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
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参
嘗以朱門蓬户為隅齊建武中謂沈
曰貧道昔為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
僕之省檀越為之當復入地矣天監
元年沈為尚書僕射啓勅請入省住

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

元年洸為尚書僕射啓勅請入省住
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
之嗟報曰禮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
滅度詞音悽然俄而洸殞故其預幷
未然皆此類也既而留心方等研精
九部皆藴遺會襟陶瑩懷抱顯說
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隆益群品
皇帝斵彫文襟信無為道發菩提心
搆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判廣既
為万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譬巨海
百川之長若須彌羣山之冣三界四
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立帝
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畢舉儀
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
資人弘理无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
立且帝皇師臣大聖師友遂古以來
斯道無墜農軒周孔憲章仁義況
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之表以約
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闍梨之尊
屬當智者之号逡巡退讓情在固執
懇懃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
勅引見事物心期道存目擊自今去
来禁省礼供優給至十八年己亥四
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
幸等覺殿降彫玉輦屈万乘之尊申

来禁省礼供優給至十八年己亥四
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
幸等覺殿降雕玉輦屈万乘之尊申
在三之敬暫屏袞服恭受田衣宣度
淨儀曲躬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
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
別施漆搨上先作礼然後就坐自二儲
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
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嘗授戒
時有一鳧鶵歷階而昇狀若飡受至
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遂戒有二孔
雀驅斥不去勑乃聽上徐行至壇㒵
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誠度別受餘
果矜其至誠更為說法後數日二鳥
無何同化又勑授戒夜夢從草堂寺
以綿罽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
地數丈天人圍遶為衆說法以事而
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
登兜率至人行止孰難議之而愛悅
閑靜祥華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
故使麏麚群於兇虎鳧鵞狎於鷹鸇
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
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
媼賫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
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

此書美也不俟看如其惡也亦不勞

媚賫書數卷置紹案上無言而出光
犄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

此書美也不俟看如其惡也亦不勞
覩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
葉緑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
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
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
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号為本生
焉大同二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為
智者里緇雲舊壤傳芳圖諜山川靈
異櫃奇函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
約飯餌松术三十餘年布艾為衣過
七十載鳴立操擅望當時乃以大同
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轝駕
尚来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
日現疾北首右脇而卧神識恬愉了
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
花羅列空中迎我陵雲而去福報當
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參疾荅
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
左右肅然乃曰失生有死自然恒數
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
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
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覧者二旬有一
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

壙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来入

臨訣悲慟傍牽輳聽覽者二旬有一
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實誌墓左

墳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
及還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
敀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叓則誌公相
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
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牽從部伍
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
鶴一雙繞墳鳴唳聲其哀惋葬後
三日欻然永逝下勅竪碑墓左詔王
筠為文
釋曇鸞或為巒未詳其氏鴈門人家
近五臺山神迹霊怪逸于民聽時未
志學便往尋焉備覩遺蹤心神歡悅
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
四論佛性弥所窮研讀大集經恨其
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
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
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
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
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瘉欲繼前作
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
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
心願所指修習斯法果剋既已方崇
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

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內宗重遂往從

心願所指修習斯法果克既已方崇
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

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内宗重遂往從
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
北國虜僧曇鸞故来奉謁時所司疑
為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
曰斯非覘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
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
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
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
殿中旁无餘座徑往昇之竪佛性義
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
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
復因曰今日向晩明須相見鸞從座
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
無錯誤帝極嘆訝曰此千迷道從来
舊侍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
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礼接問所
由来鸞曰欲學佛法限年命促減故
来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
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
尋致書通問陶乃荅曰去月耳聞音
聲茲辰明受文字將由頂礼歲積故
使真應来儀正尒整拂藤蒲具陳花
水端襟斂思佇聆警錫也及屆山所

接對欣然便以仙經十卷用酬遠意

侯貞應來儀正介查楙蕭其陵花
水端襟斂思許聆警錫世及届山所

接對欣然便以仙經十卷用酬遠意
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
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
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
廟須臾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
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
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舩裏帖然安
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為江神
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
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
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
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唾地
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
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
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
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尋頂
受所賷仙方並火焚之自行化他流
靡弘廣魏主重之号為神鸞焉下勅
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
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
業今号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
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
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
蓬勃音聲繁鬧預登寺者並同矚之

因疾卒于平遥山寺春秋七十七
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
蓬勃音聲繁鬧預登寺者並同矚之
以事上聞勅乃塟于汾西泰陵文谷
營建塼塔并為立碑今並存焉然鸞
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
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
用為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仰
隨文注之又撰礼淨土十二偈續龍
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
世仍自號為有魏玄簡大士云
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
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
慾流殺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
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猒世出家具
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旻公講釋成論
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
吾沭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
非所聞義淺為是善教使然乎乃試
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
盡心鑚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
李子數斛擔欲敢之先得核棊覺而
悟曰吾正應從學必成深極矣尋尒
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
便迴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

一帔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

藏公遷化在龍光寺綿公紹踵傳業
便迴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

一帔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
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
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為本有用麁細
而折心時以為穿鑿有神思也梁武
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參義學必須
碩解弘望方可開宣衆議薦舉皆不
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僧韶法
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
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
道如川流當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
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恰服致敬曰
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
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楊
都苦氣疾綴處恒動及至蜀講衆病
皆除識者以為寺神之所護矣于時
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竟
敞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為盛又
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
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
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
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弊物
其勤至若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
及三藏等論沙門寶彖保該智空等

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勒卷既成王
賜錢十万即於龍渕寺分贍學徒頻
教令掌僧都辞不受性不乗騎雖
貴勝請講途值泥雨輙自策杖戴笠
履芒屩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跡
著後遇時患藥雜䐗脂非而不服非
時漿飲故絶生常候病者仰觀顔色
怡悦礼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
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
但自强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
矣遺屬道俗憑為荘嚴使洗浴剃鬚
剪爪礼拜嗽口坐于龍渕寺摩訶堂
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
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豊
者因病氣絶而心上熅五日方醒云
被攝至閻王所閻處分云迎韶法師
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礼臾無言
說惟盡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
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
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
豊惟識智慈二禪師幡花列道騰飛
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
絶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

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

而去又當終久有要須寺居久翻閣
絶及後醒去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十七丈　左
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
精牀席華盖亦有麈尾几案蓮華滿
地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
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
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
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
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
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
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
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
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
自遠高蹈獨絶尋辞榮棄愛本以異
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
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
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
非所紀高而不名則俻今錄故省名
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為龜
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
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帙十卷
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者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十八丈　左
納擎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

文摠省約未摠通鑒故其義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十八左
納拏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
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
爽帝音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創
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住北
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号
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
讀知僞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
通釋典筆置聽架鳥遂銜飛見此異
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
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
中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
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
隱士儀式名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
杖之而從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
遺礼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
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
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花勝鬘後從
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
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
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
匠百數何世无行藏何時無通塞十
方含靈皆應度脱何容盡期南國相
勸行矣如慧遠㳍衣廬阜曇諦總迹

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
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曇諦絶迹
昆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
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
許繼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撲豈欲
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
化為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
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僧尼莫不賓
礼魏主邀登昆季榮授榮爵以其本
姓不華改蔿為耐講說之盛四時不
輟末趣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
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
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
便從翦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
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
將欲廣聞視聽師弗之許也因介潛
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
聲華負海泰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
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
義異深沉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
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
法汰頗謂確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
無經不講專以成實著奇負氣高論
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
譏構於竟陵王密不敘濁清任其書

無經不講專以成實著奇負氣高論
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
讒構於竟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書
罪乃啓擯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
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
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
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
衆有常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
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
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
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
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沙公嘆曰
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列亮
恢廓郁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
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
禮廬江何點彭城劉繒並到房接足
伸其戒語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
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
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
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
言無所推屑每商略緇物不有平
由是坎壈卯宣阻少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丈　左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
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

由是坊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

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
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
旦殺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
法師住靈基寺値旻東講因共聽沙
門法称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
先後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師也見旻
解冠一方海内諮仰輟寢忘味以夜
係晝但性偏躁銳不顧功少顧望已
多每打髀嘆曰為介漠漠生聾笑人
又聞龍光寺僧誓始就講說称復勇
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
悵寂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
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
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須洞澈終
日湜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
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
觀名架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
緜遺隱若復為賓雅伏意氣求相擊
机若遇機臨無不應踊同寺僧道貴
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急懥
未能剋己横相陵罵超亦盱衡嚅嗷
來之數也他日貴曰我之與卿誰相
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胷臆

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

…之婁也他曰莫曰我之與…詣相
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會臆

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
房屏絶賓侶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
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蟏蛸鳴壁
中書郎吴郡張率謂曰垂鳴聒耳塵
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
聞此聲足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
掃致忤名賓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
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
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精理年
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揚
輦同哀
釋僧喬姓華氏吴興東遷人出家住
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
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
轉捷則撫掌累嘆思與偕也隆昌之
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欶慧
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
一心諮求布被御冬單蔣藉體饘粥
糊口茹菜充飢而未曾以貧寒變節
但自勤勵維曰不足研精與粹理悟
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
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攜並得成
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偏
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

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携並得成
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論
雅清虛賴令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
理鉤深致遠善能辯披廉而未論莫
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
勤經論傳綜有叙同其業者重其情
性判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丞達
礼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
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
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
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公情性知理
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
妨身不患不成美器自高學之成也
雜容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
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頻
御法座少康高操慕安汰之風覲而
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
整住襄陽未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
禺人未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
有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袁氏吴郡海鹽人初出家
為宣武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
及成實論達武之中遊學止京住道
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

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讌博

成實論達武之中遊學止京住道
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四丈右
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諠博
弈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闘無對辯人
聞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
攻名教處衆演散咸慶新聞及至解
名析理應無變无窮雖逢剋敵巧談
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
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惠
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
嚫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棻
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万即
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
貲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踈率不事
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洗濯周旋
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
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
三十有九同寺有曇雋者以遊學顯
名通貫衆經兼勤礼誦風素一槩寒
暑弥感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長史江
革友于並與之明遊焉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人六歲喪父
仍願出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
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心諦
視遇客讀釋道安傳去聞安少孤爲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五丈左
外兄所養便歔欷嗚咽良久乃止他

徙心自幽每見勝事未嘗不留心詠
覩遇客讀釋道安傳去聞安少孤為

外兄所養便歔欷鳴咽良久乃止他
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嘆
曰人生居世復郁可不介手自是專務
道學功不棄日當與同學數輩往師
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
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
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嘆曰禱
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
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
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雖則
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
十誦隨出楊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為
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
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
業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旻法
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譚思通徹易
鈎深奧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穎深
相欽屬及領荊州携挈遊七澤請於內
第開講淨名每曰諸經文句既是應
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
字先來英舊人各曆情謬當今日望
此玄宗遠無髣髴深懷愧惻時咸重
其謙退及蕭氏將薨則別麈尾軟几

徹以遺命所留遺想撫以盡其壽天監

其謙退及蕭氏將薨則別麈尾軟几
徹以遺命所留遺撫以盡其壽天監
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祈
請常為覆述究博深文洞明與旨盤
根交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徵函重
疊乍經乍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

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名進于內
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八
万條章冗博顧攝聚簡要以類相從
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
專功抄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
輿密皇儲賞接特加恒礼故使二宫
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
未有恩遇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成怨
遘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
親自怡色温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振
退而流涕中使參候晨宵不絶徹自
惟將卒奉啓告辭皇心載軫於万壽
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絶以呈徹表
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寄遑明
徹雖復愚短忝竊至籍將謝之閒豈
復遺恨但知恩知愛輙欲言之明徹
本出東荒賤民而已徹有善識得廁
釋門契闊少年綢繆玄覺雖未能體

道徹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

釋門㻂闔少年緗縹玄覺雖未能體

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
親奉御筵提携法席且仁且訓儵沭
恩獎恒頻舒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
報窮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 而言特
願陛下永劫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
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為淨土勝
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奉值之慶
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曩奉覲惟
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
夢雖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
誠謹遣表以聞勅荅省疏增其憂耿
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
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
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
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
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
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
起亂想覽筆悽滿不復多云帝因
於寺為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
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即普
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窆于定林寺
之舊墓勅給東園秘器凶事所資隨
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

之舊墓新給東園秘器凶事所資隨
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
住北倉寺為曇貞弟子清素澄嚴殊
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
充食敢麁澀同學僧流曇誕家有盈
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
及鈎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
恃自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
袠西遊住禪眾寺仍從柔次二公學
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
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
無尋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躁銳
無悶剋敵捐而不攻有時竊發潛登
以掎不除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
顯名吏部尚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
吳興丘墀皆攝敬推賞賴承勗誡後
還餘杭止于西寺光相陵駕之者望
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尒
講道相接道俗嘆服沙門智藏後遊
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
賓僚僉悅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
可去矣吾欲入丈開曰釋迦說法多
寶踊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
藏有慙色以普通四年春秋六十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

寶躝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
歲有慙色以普通四年春秋六十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
離俗住元官寺情性貞直不務馳競
耳不妄屬口不狂言修身潔己動靜
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寢處
巻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衣裳
麁獘飲食疎儉遭值年飢入里不給
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
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敞
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方講説齊末
崇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不覚貪積
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全楚弘宣有
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光人九歲
出家儁秀之譽不齊凡類住魏洛下
之居廣德寺為沙門道記弟子年十
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
謂曰後來揔持者其在尒乎及至年
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備講之業卓
犖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
齊名時人目建為文句無前目貞為
入微獨步貞乃與建為義會之友道
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嚫施造像千
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

元悅並折腰頂礼諮奉戒訓會魏[illegible]

[illegible]聽衆千人隨得嚫物造像千
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

元悅並折腰頂禮諮奉戒訓會魏德
衰陵女人居上毀論日興猜忌逾積
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
朝礼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教宣
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
夕死吾无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先
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適貞
為追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
僧建清河人沙弥之時慧後出類及
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聡道齊法貞
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携窮研數論遂
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恒溢千
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進談賞以
繼晝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
高陽王元雍並相延請累宵言散用
祛鄙悋或清晨嘉會一無違者輒去
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渴者遙服
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何
國寺武帝好論義旨勑集學僧於樂
受殿以次立義於每寺講成濟後葉
有逾於前慧聡立心閑豫解行遠聞
道齊博習多通雅傳師業並終于
魏土

釋寶瓊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

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為功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悏懸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章義頗深神旻曰此君任性雋警智慮戒不盈二曰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境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倫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飡聽毗曇裁得數遍集乃嘆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勅還為壽光學士又勅學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趣筆受以為十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群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通塞及抗擊前敵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隟便亦應蹋而默然斯亦稟識同所不安而趣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樸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蕃要請相攜於

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

趣澄等貴者邊楷無貪著安成康王
蕭雅秀欽尚戒德出蕃要請相携於

鎮論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
平侯蕭昺避夏口復屈俱行法筵又
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趣二
百餘僧日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
年五十有二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无
目其母哀其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
以為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
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
盛興齋講母携玉赴會一聞欣領曰
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矣母
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〻業其家務專
將赴講無問風雨艱閙必期相續玉包
略詞旨氣攝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
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
毀過礼茹菜奉齋伏凶持操五年野
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
覽卷便論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
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
席海內髦彥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
羅跨轢相架玉獨標稱首登座談叙
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耆年
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備

導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

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備

鐏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别經十年
聞聲即憶其名氏斯揔持之功莫與
尚也常徒學士衆百千人耳對行往
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彌隆餘哲生來
結揩額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五必
跽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
佛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
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
東慕用此執心難成迴向便願生蓮
華佛國曉夕勤到揩不久留身無疥
瘵便行後授諸弟子衣服几杖麈尾
如意分部遺語各有差降衆初不悟
之也並共驚之至日顏與運同世非
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
岸也布薩之後便卧疾於鄴城北王
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勤京大德並
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
来異香纒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
如讚唄之響清亮究然當尒之時足
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卆卆後十
日香氣乃絶大衆哀仰如臨雙樹五
氏昆季俱剃纕經與諸門人収其晁
而塟焉

後梁荆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illegible]與諸門人[illegible]其屍
而瘞焉

後梁荆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四丈　右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
中玉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
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擁行外彰深
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
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咨
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
勅善言殿義集登即銳辯如流帝有
喜之仍降家僧之礼帝制勝鬘義疏
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思遷深窮
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
以並請論彝道俗欣洽時論題之中興
荆鄴正位僧端職任基月道風飈舉
恂七泉不齊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
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
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盲起廢怡
然從政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
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
瘞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
自然家貧親老弥養式闕後名德既
立供嚫暎盲進益陳及處艱憂毀樂
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
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
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樂方陳同志

荊蕭正位僧端躬作基尸道風擧
洎七衆不齊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
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
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盲起廢怡
然從政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
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
塟於江淩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
自然家貧親老躬養或闕後名德既
立供覲映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
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
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
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
凡論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
皆製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梁明帝
之法名也自古北面歸依時移三紀
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
善導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既
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隴述德
如在

續高僧傳卷第六